

网络文学渐成阵势 重组当代文学新格局

本报记者 张 健

网络文学是新兴文化力量，与传统文学既并存又竞争，网络文学将会重组中国文学的格局

主持人：十年时间，网络文学从滥觞到发展，阵容逐渐壮大，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它会对传统纸媒文学造成冲击吗？

马季：网络文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已经对传统纸媒文学造成了冲击。但是，这并不是坏事情，冲击之后会有相互补充和融合，这将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贺绍俊：我觉得要慎用“冲击”一词。说网络文学带来冲击，是担心网络文学会给传统文学带来不利影响，其实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担忧。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拿出具体的证据和数据来证明“冲击”的严重性。

白烨：在我看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是并存与并立、互动与互竞的关系，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来说，既不构成严重冲击，更不可能取而代之。

主持人：网络文学对传统纸媒文学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网络文学的特色是什么？

贺绍俊：十年来，网络文学给传统纸媒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参照系，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成为传统文学的一个新的合作伙伴。从审美方式到文学生产方式，到读者群，网络文学都对传统纸媒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且主要是积极的影响。

白烨：网络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刻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可以肯定的是，以网络文学为主的新媒体文学，将会是今后文学的最为主要的—个增长点。

马季：网络文学重组中国文学的格局是必然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新路极有可能出现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互补与融合之后。网络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世界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将会诞生真正伟大的中国文学。

陈福民：网络文学的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文学经验的构成上，网络文学因其参与主体以青年为主，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敏感尖锐及其与时代关联的真实切近，往往为传统纸媒文学所不及；二是在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上，网络文学的修辞反讽和极快的叙事速度，显示了对传统纸媒文学的一定优势；三是介质载体的差异，决定了网络文学享有较之纸媒文学更大的自由空间。

主持人：在网络文学的比照和竞争下，传统文学的发展前景如何？

马季：传统纸媒文学是高端产品，曲高和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读者的小众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危机。网络文学解决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换代问题，纸媒文学所以没有被颠覆，是网络缓解了这一矛盾。再过十到二十年，当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纸媒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界限将会逐渐消失。

陈福民：曾有人预言并指望用网络文学终结与替代传统纸媒文学，但是这很快被证明是一种误解与虚妄。或许传统纸媒文学有一天会走向衰落，但即便如此，这种局面也不会是网络文学发展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精神想象活动，所诉诸的是情感、美感、思

近十年来，网络文学蓬勃发展，逐步影响到人们的文学思维与审美趣味，改变着旧有的阅读方式与表达习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怎样认识网络文学的性质与价值？作为一种崛起的力量，网络文学会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什么影响？为此，由本报记者主持，我们邀请了活跃在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福民、《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马季四人，畅谈网络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对读者也许会有—定的启发与帮助。



很多深受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最后都以实体书的形式出版、发行。

想、意志等人的基本属性，这些不会因网络文学的出现而沉沦或消失。

类型化写作是网络文学的表现形式，但因此而产生的重复也导致了质量下降，尤其是文学内涵的探索不足

主持人：有人说网络文学十年来质量不断下降，呈类型化趋势，如何评价？

贺绍俊：人们之所以对网络文学的质量，大概与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有关。网络文学不像传统文学那样有完整的、严格的筛选程序，因此我们看到的网络文学作品质量悬殊，而且质量不高的占多数。但是，网络文学的阅读正如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好的作品终究不会湮没，通过点击量会脱颖而出。我们评价网络文学，不能只看到质量低下之作，而忽视真金的存在，后者才真正代表了网络文学的水平。因此，认为十年来网络文学质量不断下降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提法值得商榷。不能一概说网络文学类型化，更准确的表述是：在网络文学中类型小说很红火。类型小说是一种小说样式，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小说样式，有着比较固定的写作模式，读者也会按特定的阅读期待去读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在文学品质上未必就比追求纯文学性的小说低—等。

马季：网络文学发展十年来，形式越来越丰富，手法越来越多样化，说明网络文学正处于变化、成长期。类型化也不是

坏事情，我们的传统纸媒文学正好缺乏这个领域。类型化其实是大众文学的重要特征，而大众文学是精英文学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我以为，我们要充分相信网络作家的自我修补能力，相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未来能担当起中国文学的大任。给他们时间吧！

陈福民：泛泛地说“十年来网络文学的写作质量不断下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需要对其中更深层和复杂的因素做出分析。草创期的网络文学给人们留下水平较高的印象，是因为有一批怀有文学理想作家梦的人投身其中，他们的传统文学训练与素养，比后来涌现的网络写手要高得多，起点相对也高得多，安妮宝贝就是典型代表。后来，随着网络的极大普及和网络写作成本的不断降低，大批更为年轻的写作者加盟其中，他们才华有余，训练不足，结果，类型化几乎成为唯一的出路——这是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表达方式的代价之一。

白烨：网络文学类型化是一个事实，但并非类型化就一定不好，类型化实际上是对通俗化的强化与提升。网络文学从最初的“无个性”到后来的“类型化”，整体上处于一种不断进取的状态。当然，当下网络文学的类型化还处于过渡状态，分类过于琐细，一些看似不同的类别其实区别不大，作品的小说化程度和艺术性因素都亟须加强。这表明，网络文学在类型化的发展上，还有提升空间。

主持人：就文学表现形式及内涵探索而言，网络文学是否有突破与发展？

陈福民：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网络文学在“表现形式与内涵探索”方面有何

“突破”。网络的工具性使我们在抵达目标上享受了技术的优势，但是，如果你坐在窑洞里对失恋倍感痛苦，坐在飞机上就可以改变这种痛苦心情了吗？可以断言，如果真有什么突破的话，那是属于文学的，而非“网络文学”的。

白烨：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本身，相较于传统文学，已体现出突破性的意义。它在严肃文学之外，催生了大众化的通俗文学，而且使通俗文学经由类型化得到极大丰富。

马季：传统文学一直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己任，而网络文学侧重于对幻想世界的描述，这是新一代作家面对莫测的世界作出的反应，比如玄幻小说、历史架空小说、穿越小说等等。这类小说虽然不够成熟，但是具有实验意义，其中一部分还涉及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往何处去？”等生命本体论的问题，潜藏着新的文学发展空间。

自由特质与民间特性，商业化与快餐化，是网络文学的特征。网络文学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跟进和文学批评的合理介入

主持人：网络文学的发展，使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文学创作、发表、评价的过程中，使文学实现从精英向民间的过渡。

马季：网络兼有高速度与低成本的特征，号称全民写作的网络文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商业化与快餐化是文学在商品时代的特性之一，纸媒文学同样存在这些现象，只不过网络文学显得更加突出而已。

白烨：网络文学的“自由”特质，“民间”特性，正是它最为可贵之处。网络文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受到“商业化”与“快餐化”的裹挟与影响。对于网络文学来说，与这种“商业化”与“快餐化”的博弈，以及或“为我所用”，或保持距离，可能是今后发展中始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陈福民：网络文学确实被日益严重的商业化所裹挟，逐渐丧失了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那种革命性。加盟、签约一方面保证了写手的基本生存要求，—方面也使他们的才华被金钱引领下的写作模式驯化。

主持人：面对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文学批评如何跟上步伐？

白烨：目前，有关网络文学的文学批评确实不够，主流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有效地介入。现在首要的问题是介入，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对于以类型化为主的网络文学，既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什么研究，因而不能及时跟进，束手无策。网络文学批评，有待于好好培植与发展。

马季：我一直呼吁加强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但也必须看到，一个话语体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的。而一个人如果对某种样式缺乏认知，缺少激情，是很难真正投入的，因此，网络文学的文学批评应该逐步由有责任

的评论家来承担其使命。

文艺观察

第五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

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7月中下旬和8月上旬将在北京和淮南举办。届时，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中直、解放军各兵种直属幼儿园及港澳台地区的人围作品约250个和近5000人的各族小朋友分十场进行演出。

此次展演以“向祖国汇报，向国庆献礼”为主题，各地舞协向展演推荐了700余部作品。目前，展演的复选工作已经顺利结束。（陈文丽）



刊头设计：宋 嵩

『危改』与保护

刘序盾

发生在南京老城闹街区大面积推平改造的事件，引发了南京市各界人士、包括居民的强烈反对。领导同志两次明确批示、有关部委派调查组赶赴现场，才使地方“暂停”和“延缓”……而即便真是不再折扣地使这场拆光推平、“改造”停止下来，南京老城最后的那片历史街区，也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了。这残剩下的历史街区，又会给那些主张推平的人一个“与现在的环境不协调”的借口，甚至还会以拆迁地的原住民还等着回迁为由，提出种种“补牙”、“镶牙”甚至“保护”的理由，来将这场拆迁进行到底……这就又会陷入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屡屡遭遇的怪圈之中。

我们观察和评论这个事件，完全不必被繁缛的细节所遮蔽，只要看清几点实质问题：

首先，这样的“危改”，是否征询过这片街区居民们的意愿？补偿金额能否得到居民们同意？而在城市建设中尊重市民意志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了吗？

其次，这个所谓“保护”工程在规划和决策的过程中，到底征求了什么样的“专家”意见？是否真正做到方案透明、决策民主，而不是走形式过场？

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破坏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所损害的，正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我们各级官员应当三思，再三思。

街区的行为，在社会各界一再强烈呼吁、中央有关部委和领导同志一再指示下，仍能够不顾一切地推行下去？其中的背景应该查—查。

不要再以什么“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够”作托词了，十年前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的定海古城被毁事件，地方官员就是以此作为借口的。经过这么多年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社会意识和官员认识都普遍提高了，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文件也明文颁布。历史文化名城老街区扫荡般地推平拆光这种“旧城改造”方式，也早已被实践证明其错误和危害，为城市规划建设界所诟病。现在需要的，就是遵循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所作出的批示——狠抓落实。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明存续之本，历史文化街区是一座名城之本。任何人如果只看到眼前一点浅近的经济利益、甚至为个人私欲所驱动，而做出有悖于良知的的事情，一定会受到历史的谴责，并且最终会被时间证明：其

快人快语

盲目跟风浪费巨大

鄢 鸣（青岛市市北区司法局）

近几年来，实景演出随《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收获了不小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这种演出形式突破了舞台剧的限制，给艺术家以更大想象空间，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宏大的视觉效果。从这点看，它跟古希腊的戏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接近。

然而，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引导人们对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如果各景区都—窝蜂地搞所谓的实景演出，只有形式的华丽而没有深厚的内容与价值做支撑，那么，最后带来的只能是单调而低俗的复制，使观众的审美陷于疲沓。

从另一方面讲，实景演出规模较

大，涉及到大量的灯光与道具，投入较多，成本很难控制。如果仅仅只为满足视听享受，而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费，那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会占用对当地文化进行综合利用与开发保护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是一个宝库。我们对文化的开发和挖掘却缺乏对传统价值的起码了解、尊重与敬意，往往用现代眼光随意阐释传统，结果文化的灵魂丧失殆尽。只有不盲目跟风，切实深入到自己本民族的传统中，发掘出最闪光的文化亮点，才能使我们的文化产业具有坚实的基础与深厚的价值。

热点话题

实景演出此起彼伏，你怎么看？

①

文化风采
六十年

—次，我带着摄制组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偏僻的小镇拍摄贾作光的专题科研纪录片。傍晚时分，摄影师急忙忙地告诉我，摄像机架子出了问题，需要修理，必须找到—块皮子！但是，在那偏僻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找皮子呢？第二天—大早，我们就要赶着去拍摄草原日出呢！

就在小镇的街角，意外看见了一位正在修理皮鞋的老鞋匠。我们说明来意之后，没想到，老汉头都没抬—下，直愣愣地回了一句：“没有！”老鞋匠的身边就放着一只旧木箱，盖子紧扣，那里面真的连—小块皮子都没有吗？我叹了一口气，对同伴们说，看来，明天贾作光老师要怪罪我们啦！“贾作光？”老汉抬起头，银白的头发在晚霞中抖了一下，“是那个草原舞王贾作光吗？”

我赶紧回答：“就是舞蹈家贾作光啊！”

老鞋匠没再—句话说，打开了身边的修鞋箱，拿出—大块皮子，递了过来。大家高兴极了，千恩万谢地告辞，老汉淡淡地说：“我年轻时看过舞王跳舞，—辈子都没有忘记过他啊，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啦……”老鞋匠的眼睛望着草原深处的落日，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我们不敢再多说—句，向宾馆走去。走了很远，还能听见老鞋匠那叮叮咚咚的捶击声。我的心里猛地升起—个问题：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如此不起眼的一个老鞋匠，只凭你道出—个名字就伸出援助之手，这个名字不是具有太神奇的力量了吗？另—个问题：当今中国舞坛上，能够用“人民艺术家”来称呼的人，是不是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啊？！

贾作光，只是个普通人。

贾作光，满族，生在沈阳。早年曾经在满洲里的—个电影学院班里学习，很快就显示了超人的舞蹈才华。当时，他最大的希望是成立—个“贾作光舞蹈团”。年轻时的贾作光，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常穿—身白色西服，英俊的不得了，眉宇间透出刚毅和机敏。后来，成立—个人舞蹈团的希望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而破灭了。遇到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之后，他的人生和艺术道路彻底改变！他随着吴先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深入牧民的生活，经历了—自己精神世界的深刻洗礼，从—名充满了小资情调的知识青年转变成—位深受草原人民喜爱的艺术家。说到贾作光的创作艺术和表演才华，无人不充满了敬意。1949年创作并首演的《雁舞》，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之—。在这个舞蹈里，他从大雁的自然动作里提取素材，表现雁的飞翔、觅食、喝水等情形，并着力再现大雁在草原上振翅远游的姿态和气质。人们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当今的蒙古族舞蹈动作是由他吸收、提炼、加工而成的。由于他对蒙古族舞蹈的突出贡献，蒙古族人民称他为“呼德音夫”（草原之子），也有许多人叫

他“玛内”贾作光，意思是“我们的贾作光”。

不仅是蒙古族人这样叫，许多其它民族的人也这样称呼他。因为他就像—团火光，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燃烧起舞蹈的熊熊大火。贾作光把蒙古族的民间的、宗教性的舞蹈，提炼和发展成—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舞种。因此，他被称为蒙古族艺术舞蹈的奠基人。

其实，说贾作光是一个舞蹈之神，从其作品极其广泛的影响力和穿越时空的力量上也多有证明。1954年创作的、由明太作曲的《鄂尔多斯舞》，就是他另—个有口皆碑的经典作品。舞蹈开始时，—对男女舞者似乎是突然从舞台的侧面跃然而出，他们双手叉腰，肩膀有力而韧劲十足地抖动，向后退去—小步，然后猛地转身，再跨到更远的位置。就这样，—组—组的男女舞伴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们那宽大的蒙古族长袍的下摆，随着舞蹈的进行而四边散开又收拢，好似草原上迎风而舞的青草和花朵。从他们的舞蹈里，你能充分感受到—个新生国家的自信心，因为那舞跳得不紧不慢，节奏里有欢乐但不浮躁，身体的律动里有力量却不失温柔。《鄂尔多斯舞》是那个时代—个饱含着多情善感、纯真微笑的象征。在十多年里，这个作品演遍了全国，甚至流行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居住区。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舞蹈能像它—样，在半个多世纪里如此流行！

真正了解贾作光的人，无不认为在当代中国舞蹈史上他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舞蹈家。人们最惊叹的，常常是他80多岁了还能精神矍铄地工作，奔走于祖国四方。有人说，贾作光就是一个活的传奇人物，是—个有关大雁的传说。有人说，贾作光像—首诗，—首惟有用心灵才能品读的舞蹈诗。他是—个舞蹈家，但是他经常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颜色来形容：蔚蓝色、火红色、碧绿色、明黄色、彩虹色、闪电般的蓝白色……甚至人们经常用透明色来比喻他、形容他、描写他。草原上的牧民们亲切地叫他“草原之子”，更多的人称呼他“草原舞王”；而美国的著名舞蹈艺术家们在观看了他演出的《雁舞》后，把他称作“从中国飞来的天鹅”。

贾作光不仅是带给人们鲜活灵动之美的表演艺术家，而且他还是—个具有开拓性的大编导演。他具有特殊的活力，并且在—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舞蹈家们在新时代所取得的极高的成就。当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还拘泥于舞蹈作品的“叙事性”与“抒情性”之争时，他已经创作了《海浪》———个把海浪和海燕双重形象叠加表演的作品。观赏贾作光的作品，就像数看艺海里晶莹的珍珠。贾作光，—个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而心中只有光明的人！贾作光，—个跨越了不同时代和艺术界限而创造了无数奇迹的人！贾作光，—个在作品中不断创造中国式的飞翔形象，从而也使自己能够高高地遨游于天宇之上的人！

上图：贾作光（速写） 罗雪村